

歷代詩文選注



歷代詩文選注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七二年八月初版
每冊售價港幣三元

歷代詩文選注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編輯委員會編

香港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千諾道西一七九至一八〇號六樓A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6th Fl. 179-180, Connaught Road W.,

Hong Kong

大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英皇道中尼街二號D

目錄

戰城南	佚 名	一
西北有高樓	佚 名	五
贈白馬王彪并序	曹 植	八
結廬在人境	陶 潛	一八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二〇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	二五
出 塞	王 昌	三三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 白	三三
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王 維	三四
登 高	杜 甫	三六
水調歌頭	蘇 軾	三八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辛棄疾	四〇

雜說——世有伯樂·····	韓愈	四三
柳子厚墓志銘·····	韓愈	四六
醉翁亭記·····	歐陽修	六一
西河金陵懷古·····	周邦彥	六五
前赤壁賦·····	蘇軾	六七
歸去來辭·····	陶淵明	七四
曹劌論戰·····	左傳	八〇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八四
出師表·····	諸葛亮	九四
養生主·····	莊子	一〇四
山鬼·····	屈原	一一一
東山(豳風)·····	詩經	一一五
氓(衛風)·····	詩經	一一九

戰城南

佚名

戰城南^{〔一〕}，死郭北^{外城}，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對烏鴉說}：「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大槪}

腐肉安能去子逃！」^{多餘}

水深激激^{〔二〕}，蒲葦冥冥^{〔三〕}，^{多餘}梟騎戰鬥死^{〔四〕}，^{少餘}驚馬徘徊鳴。

梁築室^{〔五〕}，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穫君何食^{〔六〕}？願爲忠臣安可得^{〔七〕}！^但

思子良臣^{〔八〕}，良臣誠可思^{〔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十〕}！^{多餘}

【注釋】

〔一〕這是一首詛咒不義戰爭、哀悼客死他鄉戰士的民歌，爲漢饒歌十八曲中的一篇，大約是西漢時的作品。後人因取篇中首句爲題。按：饒歌十八曲最早著錄於沈約宋書樂志。樂志引蔡邕禮樂志：「短篇饒歌，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勸士諷敵也。」

其說雖早而未必可靠。大約饒歌本來有聲無辭，後來陸續補進歌辭，所以時代不一，內容龐雜。其中有敘戰陣，有紀祥瑞，有表武功，也有關涉男女私情的。有武帝時的詩，也有宣帝時的詩，有文人製作，也有民間歌謠。

〔三〕「戰城南」三句：郭——外城。前二句的「城南」、「郭北」爲互文見義，言城南城北都有戰爭，也都有戰死的人。烏——烏鴉。相傳烏鴉嗜腐肉，如莊子列禦寇篇：「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可——猶言「正好」。此三句言「城南城北都有許多戰死的人，他們的屍體暴露荒野中得不到埋葬，正好供烏鴉啄食。」按：「烏可食」是諷刺語，表現詩人憤激之情。

〔三〕「爲我」四句：第一句，我——詩人自稱。第二句，客——指戰死者，死者多爲轉戰異鄉之人，故言「客」。豪——同「謔」即「號哭」的「號」，讀平聲。古人對於新死者須行招魂的禮，招時且哭且說，就是「號」。詩人要求烏先爲死者招魂，然後吃他。第三句，諒——作「信」解，揣度之辭，猶言「想必」。第四句，子——猶言「你」、「你們」，此處指烏鴉。此四句大意是：「替我告訴烏鴉：還是先爲這些客死他鄉的戰士號哭招魂吧，這些人反正已經死在荒野，諒必得不到埋葬，他們的腐爛的屍體還能逃得開你們的口麼！」

〔四〕「水深」二句：上句，激激——水清澈貌。下句，蒲、葦——都是水草，冥冥——昏暗幽寂貌。此言在戰場上只能看到清冷的流水和昏茫一片的葦叢。

〔五〕「梟騎」二句：上句，梟——與「驍」通，作「勇」解，梟騎——指善戰的駿馬。下句，驚馬——驚鈍拙劣的馬。按：以上四句寫激戰之後戰場上死寂荒涼的景象，除了流水和蒲葦，以及幾匹徘徊悲鳴的驚馬之外，再也見不到人跡。

〔六〕「梁築室」三句：梁——橋梁。梁築室——指在橋上蓋起房子，表示社會秩序的不正常。一說，築室——指戰爭中在橋梁上構築的工事或營房，亦可通。此三句大意是：

「戰後的情景是一片混亂，在橋上搭着房子，阻礙了交通，人們又怎能南來北往呢！」

〔七〕「禾黍」句：禾黍——泛指田野中生長的穀物，不穫——一本作「而穫」，於詩意皆可通。「禾黍不穫君何食」——言國內壯丁皆死於戰役，田中雖有禾黍而無人收割，故君主無從得食。若作「禾黍而穫君何食」，則「而」為假設之詞，猶言「如果」、「即使」，言「國家已如此混亂，即使收穫了穀物，國君又怎能得食呢！」或謂，「君」泛指戰死之人，言「即使家中收穫了穀物，你已在他鄉戰死，又怎能吃得到呢！」

〔八〕「願為」句：大意是：「在這樣混亂悲慘的局面下，即使想為國家出力作忠臣，又哪裏能够呢！」

「九」「思子」四句：子——猶「你」、「你們」，此處指那些戰死者。下文的良臣——即「子」的同位語。「良臣」有三解：一、指善於謀畫調度的大臣；二、以「良臣」爲諷刺語，三、指戰死的兵士。按：此詩通篇表現了人民對戰爭暴行的控訴，詩人對統治者未必抱有幻想，況且釋「良臣」爲正面人物，亦與下文「朝行」二句不易銜接。如依第二說，則「良臣誠可思」一語顯係正面語氣，又與諷刺之意不合。良臣——猶言「國士」，即國家的好兒女。蓋「子」與「良臣」既爲同位語，顯係詩人直接對死者表示哀悼的口氣。此四句大意是：「我想到你們這些國家的好兒女，你們也確實值得人思念：你們一早就去出征，但是直到晚上，也不見你們回來！」正謂戰士陣亡之可悲憫。

西北有高樓〔一〕

佚名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二〕。交疏結綺窗〔三〕，阿閣三重階〔四〕。上有絃歌聲〔五〕，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六〕，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七〕，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八〕，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九〕，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鴻鵠〔一〇〕，奮翅起高飛。

【注釋】

〔一〕這是一首感慨知己難遇的詩，也是從聽歌起興，由於高樓上的哀歌，引起了聽歌人的同情和悲傷。

〔二〕上與浮雲齊——此寫樓高，是誇張手法。

〔三〕交疏結綺窗：疏——鏤刻；交疏——交錯鏤刻，綺——原是有花紋的絲織品，引申作「花紋」解。言「高樓的窗有交錯鏤刻的花格子」。

〔四〕阿閣三重階：阿閣——四周有簷的樓閣，階——階梯，「三重階」言其高。

〔五〕「上有」二句：此言「樓上有彈奏唱歌之聲，調子是那樣的悲哀。」

〔六〕「誰能」二句：杞梁妻——相傳春秋時齊國大夫杞殖，字梁，戰死，妻痛哭十日後自殺。

琴曲有杞梁妻歎，琴操以爲是杞梁妻作，古今注則謂是杞梁妻之妹朝曰「悲其姊之貞操」而作。此二句言「誰能唱出這樣悲傷的曲子呢？莫不是杞梁妻這樣的人嗎？」意謂非杞梁妻這樣的人是唱不出這樣的曲子的。

〔七〕「清商」二句：上句，清商——樂曲名，大概這種曲調比較宜於表現悲怨的情感。下句，中曲——指樂曲中間部分。徘徊——是指演奏複沓樂句，樂聲迴環往復。此言「樓上所奏的是清商曲，聲音隨風散發，正奏到中間反覆詠歎的部分。」

〔八〕「一彈」二句：上句，歎——指樂曲中的和聲。「一彈三歎」即上文「徘徊」的具體化，是彈奏了一個基調後，再反覆重奏或用泛聲和奏。下句，慷慨——不得志的感情，餘哀——不盡的哀傷之情。此言「樂曲一彈三歎，有着失意的哀傷。」

〔九〕「不惜」二句：知音——猶「識曲」，指能聽出音樂中所表達出來的演奏者思想感情的人，引申爲「知心人」、「知己」之意。以上二句是說我所痛惜的還不是歌者心有痛苦，而是歌者心裏的痛苦沒有人能够理解。這種缺少知音的悲哀，乃是樓中歌者和樓外

聽者所共有的（聽者設想如此），所以聞歌而引起情緒的共鳴。

〔二〕鴻鵠——善飛的大鳥。「鴻鵠高飛」含有追求理想的意思。史記高祖本紀有鴻鵠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陳涉世家也有「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的話，都以「鴻鵠」喻「心懷大志的人」。此句連下文言「願我們如一雙鴻鵠，展翅高飛，一起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贈白馬王彪并序

曹植

黃初四年五月^{〔三〕}，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二〕}，任城王薨^{〔一〕}。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四〕}。後有司以二王歸藩^{〔五〕}，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六〕}，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謁帝承明廬^{〔七〕}，逝將返舊疆。清晨發皇邑^{〔八〕}，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九〕}，欲

濟川無梁^{〔一〇〕}。汎舟越洪濤^{〔一一〕}，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一二〕}，引領情內傷^{〔一三〕}。

太谷何寥廓^{〔一四〕}，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一五〕}，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一六〕}，

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一七〕}，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一八〕}，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一九〕}，中更

不克俱。鴟梟鳴衡轡^{〔二〇〕}，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二一〕}，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二二〕}，

攬轡止踟躕。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

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

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

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

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

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疚，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

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

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卽長

路，援筆從此辭。

【注釋】

〔一〕魏志陳思王傳：「（黃初）四年（植）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裴注引魏氏春秋：「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闕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這是一首較長的抒情詩，共分七章，最早即見於裴注所引魏氏春秋，無序。序文最先見於文選。這首詩揭露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對我們有一定的認識價值。白馬王——指曹彪。彪字朱虎，是曹植異母弟。白馬——在今河南滑縣東。

〔二〕「黃初」三句：黃初——魏文帝年號（公元二二〇——二二六年）。黃初四年爲公元二二三年。任城王——指曹彰，彰字子文，曹植同母兄。任城——今山東濟寧市。時曹植爲鄆城王。鄆城——今山東濮縣東。京師——指洛陽。會節氣——魏有諸侯藩王朝節的制度。每年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個節氣之前，諸王皆來京師行迎氣之禮，並舉行朝會。這叫做「會節氣」。

〔三〕「到洛陽」二句：薨——古代稱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死去爲「薨」。

〔四〕還國——回到封地。

〔五〕「後有司」三句：有司——官吏。職有專司，故稱有司。此指監國使者灌均。監國使者是文帝設以監察諸王、傳達詔令的官吏。藩——藩國、屬國。這三句說：後來監國使者認為二王回封地，沿途不得同行同宿，心中每每很恨痛。魏鄆城、白馬同屬兗州東郡，故二王本可同路東歸。

〔六〕「蓋以」四句：大別——永別。當時魏已規定藩國不得互相交通，曹植自知不能再見，故云。詩末章說：「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可證。自剖——把自己的心裏話剖白出來。這四句說不久即將永別，爲了要表白心意，跟王告辭，就憤慨地寫成了這篇詩歌。

〔七〕「謁帝」二句：謁——朝見。承明廡——長安漢宮有承明廡。此處是借用漢事，非實指。逝——語助詞，無義。舊疆——指作者的封地鄆城。這二句說朝見皇帝之後，又將返回封地。

〔八〕「清晨」二句：發——出發。皇邑——皇城，指京都洛陽。首陽——山名，李善注引陸機洛陽記：「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這二句說清早從洛陽出發，傍晚時經過首陽山。

〔九〕「伊洛」二句：伊、洛——二水名。伊水源出河南熊耳山，至偃師縣入洛水。洛水源出

陝西豕嶺山，至河南鞏縣入黃河。濟——渡。這二句說伊、洛二水寬而且深，無橋梁可度。

〔二〕「汎舟」二句：越——踰越，渡過。東路——自洛陽東歸鄆城的路。這二句說乘船越過驚濤駭浪，抱怨這東歸的路多麼漫長。

〔三〕「顧瞻」二句：顧瞻——回頭眺望。城闕——指京城洛陽。引領——伸長脖子極目遠望。這二句是說回望洛陽，極目傷神。

〔四〕「太谷」二句：太谷——一說山谷名，一說關名，在洛陽東南五十里，舊名通谷。洛神賦也提到此地：「經通谷，陵景山。」寥廓——空闊廣遠貌。鬱——樹木叢生積聚貌。蒼蒼——草木深綠色。這二句說太谷何其空闊，而山上的樹林則是一片青蔥。

〔五〕「霖雨」二句：泥——此作動詞，謂使道路泥濘，阻滯不通。潦——積水，路上的流水。魏志文帝紀載黃初四年六月大雨，伊、洛溢流。這二句說大雨下個不停，泥濘阻塞了歸路，水流浩蕩，橫溢四野。

〔六〕「中達」二句：達——九達之道。中達——道路交錯的地方。絕——斷。軌——車跡。改轍——改道。這二句說車子爲泥濘所阻，就改道登上高岡。

〔七〕「修坂」二句：修——長。坂——斜坡。造——至。呂向說：「言至雲日者，坂高也。」